

只要你还在走

曹征路



只要你还在走

曹 征 路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福州

作 者 介 绍

曹征路，男，1949年出生，作协安徽分会会员，铜陵市文联副主席。发表过中篇小说《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》、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》、《只要你还在走》等。短篇小说有《李固之死》、《堵不住的嘴》、《买个“妈妈”》等。还发表过不少散文、报告文学和诗歌。

出 版 说 明

一、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，不管他们是科学家、艺术家还是作家，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、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，他们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气魄、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崛起在文坛之上，真是人材济济，硕果累累。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，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，留下它的历史纪录。

三、我们将有计划地、分期分批地、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，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，都在编选之列。

四、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，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。集子前头，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；集子后头，有作者后记或附记，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。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6071 15/20

— 68 —

目 录

人民代表段德贵.....	(1)
筑起我们新的长城.....	(17)
只要你还在走.....	(60)
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.....	(148)
我的第二个父亲.....	(228)

人民代表段德贵

老段退休两年了，又拖了个二级残废的身子，竟为菜市上一点见怪不怪的小事动了凡心，做出一项荒唐古怪的决定来。

认真讲，这也能算上一条新闻。

那天，心里本来就不大痛快，一晚到天亮没睡着，偏偏老婆子又没个好脸色，天刚麻麻亮，就不轻不重地踹他一脚。“做死！”她翻过身去骂道：“不就当个屁钱不值的代表么？又不是大姑娘上桥头一回。腾云驾雾地样，一晚翻到天亮！你要真有本事，上街抖你的代表架子去，买一篮便宜货家来！在家跳什么神呐？”

老段一掀被褥跳下地，微红的眼珠瞪起来，转念一想，去就去！见天屁心思不操，买一趟菜还牢骚怪话嘀咕不歇。买菜还买成个功臣么？他两把三把擦过脸，拎个篮子就出门去，一怒之下，决心“表现表现”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去就去！谁知刚到菜场，劈面就撞上一桩好生意：

迎面一个戴徽章的市场管理干部气哼哼地走过来，手上拎着一只蛋篮子。那篮子的主人，一个水灵水秀的小丫头双手拽着篮子把，哭啼啼地跟在后面，嘴里“好叔叔好爹爹”地不住乱喊。老段一惊，以为抓了小偷，便跟了过去。

“去去去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戴徽章的撵小鸡一般对围观的

人们挥挥手，“卖什么也得交税！”

“我交哩，卖了蛋就交，叔叔你做点好事。”小丫头央求道。
“我姆妈住医院，等碗肉汤喝……”

人们散开了。老段却动了恻隐之心，上去说：“不能吓着孩子呀。”

“那好。论斤卖，一块一，官价！”戴徽章的并不理他，把篮子挂上了公家设的较秤架。

老段还没反应过来，墙旮旯过来一人就把篮子提过去，全包了。这使老段大为遗憾，早知这样，也不能眼巴巴看着便宜货从手指缝里溜过去。买上两斤，老婆子还有咒念吗？

这时，只见那人伸手摸了秤砣一把。小丫头忽然尖声叫起来：“咦！怎搞的只有三斤？”

“公家做事，还短你秤吗！”

小丫头哆嗦一下，不敢吱声了。

是哩，公家做事……那秤架上明明白白写着“免费较秤，童叟无欺”八个字哩。老段转身要走，眼角却又瞥见那人在秤砣上摸了一下，飞快地把手伸进袋里，然后动手拣起鸡蛋来。他不由心里一蹦，这人老摸秤砣做什么事呢？……一五，一十，十五……足足有五十多！我的天爷，这是鸽子蛋吗？

那戴徽章的又发话了：“小鬼，本当收你五毛的……交一毛钱算了！这是税票……拿着呀！”

小丫头转手递给他一毛钱，眼睛眨巴几下，看他一眼，掉头就跑，也不晓是庆幸还是害怕。就是这瞬间，老段望见了一滴豆大的泪花花。

买蛋的对戴徽章的把嘴一龇，走了，老段清楚看见那小子有一排密细的白牙。他走到秤架前，把秤砣翻过来掉过去地察看，并未发现半点异常——怪地，五十多个大鸡蛋只有三斤！莫非那

小子的手是吸铁石吗？是听讲有什幌子“特异功能”哩。秤砣虽小压千斤呀……对了！那小子肯定带了块吸铁石，吸在秤砣上的！一点不差。这也太坑人了！老段猛地回过身来：人流川来涌去，戴徽章的早没了踪影。他张嘴就想喊：那家伙是个骗子！话到嘴边却又缩回去。何苦来？你又没逮住人家手颈子。人家再不好，没有上级领导吗？再讲旁人怎么看呢？不讲你没捞到便宜货才妒嫉人么？人家小丫头自家不哼半个不字，要你烦什么神？

是哩，何苦来？老段一辈子与世无争，靠的就是这三字真言。每当受了闲气吃了闷亏，他能这样安慰自己；每当遇见争吵打斗他又这样劝解别人。是啊，何苦来。一人省一口，养个大肥狗，气多狠了伤脾胃哟！

这么思忖着，人也到了肉案子跟前。抬头一看，人不多，只有七八十个，便跟在后边站上了队。再一细看，喂呀，不巧得很，前面一个正是那卖蛋的丫头子嘛，你看看，眼睛泡哭得肿肿的，颈脖子伸得长长的，脚尖子踮得高高的，小手捏得紧紧的，不用看就知那是三块二毛钱……不晓得怎搞的，他看着看着，眼前就现出一排密细的白牙，和那圆圆的徽章来，心头就跟老鼠啃的样。出鬼，倒象自家做了什么亏心事！

“嘿嘿……二位师傅头里站吧，”老段对身后排队两个妇女说。“我，等人呢……”说罢还装模作样地四处望。那架式能把自家都唬住。

各地肉案子的情形不一样。一般说来，总是内外有别，这也没什么稀奇。偏偏老段这辈子也难得买两回菜，不大懂得行情，难免又生出莽撞的事情来。

老段站着站着，不耐烦了。不就十来个人吗？何苦来，让人骂你开后门？因此脚也踮起来，脖子也长起来。

“他娘老子多呗，侍候不完！”

“吃了死去！”老妇女们干脆这么恶淋淋地咒。

老段笑起来，这骂得也忒毒了些。不过他也附和道，“是啊是啊，是不象话……”就这一瞬间，那卖肉师傅抬头往外看了一眼，与老段的目光碰个正着！……老段半句话吞回肚里去，嘴也合不拢，腿也僵直了，就跟枪打的样。

喂呀！人家骂都在拐角里，身子背着肉案子，咬紧牙花低低的声，哪有你这么骂的？你看看，到肉案子跟前的人，哪个不象很乐意似的？脸上挂着笑，很谦虚的样子。有的还想方设法同卖肉师傅，甚至开后门的顾客挂上话茬子，不停地送去友好的微笑呢。哪有你这么个大头鬼，跑到这来打抱不平来了？人家是家庭妇女，你夹在里头起什么哄？何苦来……

终于轮到小丫头了。啪！一刀肉甩出来，“三块二。”里面叫道。真是好刀功，砍得这样准！

“叔叔，你做点好事！我姆妈住在医院里，等碗肉汤喝……”小丫头迟迟不去接，望着那块肉，泪珠子象是要淌下来。

老段伸过头去，喂呀，好好一块肉，瘦肉被剝去了一半，白花花的肥膘上连着一一点瘦肉丝。

啪！又是一块骨头扔出来，“好，拿钱来！”

小丫头把钱攥得紧紧地，眼睛瞪大了，倒退一步，好象生怕被人抢了去。

“可以啦，能讲过去啦！”“师傅又给你添一块了嘛。大热天，这师傅也不容易哟！”两位老妇女突然齐声劝起小丫头来。这一着，连老段都听得发了呆！他也不由自主地跟上去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拿着吧，啊？”话一出口，他又觉得不对劲，赶紧蹲下身子揉起跛腿来。

小丫头迟疑着，眼睛盯在他们身上扫过来扫过去，突然大声喊：“你们这些大老人，都是骗子！坏蛋！”她哭出来了。“刚

才还在后面骂，现在又来充好人……”

老段心里一颤，又隐隐地刺痛起来……骗子，坏蛋，好人，甜甜的嘴，密细的白牙，圆圆的徽章……老段冒汗了，架不住了，三字真经也忘了，一股豪气冲上来，竟腾地站起了身子，走上前去陪笑脸：“师傅，这丫头家里真有人住院，刚才……怪可怜的就难为你，再换一块好肉吧。”里面伸出一张年轻的圆脸来：

“噢！你老人家真能讲话。到这来，哪个不想买好肉啊？”

“那是那是啊，为人民服务嘛，大家都一样。”

“那好，这肉归你！”

“那是那是啊，不过，这，太肥一点……”

“噢，你也晓得挑肥拣瘦哇？跟你讲，卖肉的大爷不吃这一套！你别头伸得跟解小便样！为人民服务？好听。就为你服务？”

老段噎得半天上不来气，一句狠话就象从后脊梁上蹦出来：

“不差！我就代表人民！我就是人民代表！昨天下午才选的，不服？”

“哟，我昨天选你个老王八了吗？讲话嘴巴倒不小！代表？唏，哪个拐角扫扫没得一番箕？告诉你，这肉，狗子都能吃，今天就是对你代表不供应。”说着，还真扔一块尾骨给墙拐里蹲着的卷毛狮子狗。

老段浑身直颤，要不是那帮妇女拦着，他真能把篮子砸过去，人们开始愤懑了……

这时，里面出来一个刀条脸中年人。“吵什么？大家有意见好好提嘛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？提意见的目的应当是帮助我们改进工作，不能意气用事嘛。好了好了，卖肉。站好！”

老段觉得这还象句人话，一口气也缓了一半。“那是那是，你叫这位同志讲讲，大家都是五湖四海，哪家没个三灾六难的，

还不靠同志们互相帮助么？你们二回就不求人呐？难讲什么时候还求我帮忙咧。这小丫头家里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“刀条脸”又伸出来，把老段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番。只见老段套着银灰色的涤纶上装，脚上圆口黑布鞋，早巴谢顶的脑门上油光剃亮，稀疏的头毛往后梳着，一脸银白的胡子桩，慈眉善眼的；更加上一口南北混杂的“干部腔”，时不时还有几句大道理——大约以为这是个不小的干部，脸部肌肉顿时松弛下来。“请问这位老同志，在哪个单位呀？”

“殡仪馆。”老段答得清清爽爽。

“宾馆？那常来常往啊！”他堆下笑来，“是这么回事，小青年才上案子，不知深浅。我们老同志不能跟他一般见识。再讲呢，这服务工作也确实有难处，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一人一个心思。你老多提意见！……”说着，便亲自操刀，割起肉来。

老段看着、听着，心里顿时就跟电熨斗熨过一般，顺坦多了。“那是那是呵，年轻人，火气大，也不怪。锻炼两年就好了。”

不一刻，小丫头心满意足地去了。临走也没忘对老段礼貌一下。老段的篮子里也有了一块不带骨头的瘦猪肉。当那块肉落进他篮里时，人们“呵”了一声。老段歉意地对妇女们笑笑。

老段要走了，对里面抬抬手，算是道谢。“刀条脸”却急忙冲出来喊住他：“老同志哎，你等等呐？留个大名二回也好登门取经呐。”

老段笑了：“你一问段德贵，都晓得。”

“你在宾馆几号楼？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有点小事求你帮忙咧。”

“殡仪馆还能有几个楼，走去就问到。来吧！”

“噢？宾馆不是好几座楼么？”

“噢，我讲是殡、仪、馆！”老段强调说，“就是火葬场！”

一刹间，菜市场象丢进一颗凝固弹：喧哗停止了，空气都冻住了！张口结舌的，瞪大眼珠的，莫名其妙的，一个人一个样。

哄！——笑声跟爆炸一样，差点没把肉案子翻过来！

“刀条脸”由笑变僵、由红转黑，由长变弯，好一刻才回过劲来。“好你个老不死的！你……我，我跟你互相帮什么助？！”

老段窘困万状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比划着：“比方……，化个装什么的……我丫头……”

“放你妈的屁！”

天早已大亮了。老段跌跌撞撞逃出菜场。五月的日头暖融融的。风很轻。露珠在草叶下滚动，老也不掉下来。一团团雾气顺着山岬若即若离地往外涌，轻轻地盘旋、升降……象是有只大手在后面推。老段失神地瞪着两眼，脑壳里也象有这么一团团东西往外挤——

头天下午，居民村选民行使权力，选代表。段德贵三个字印上了硬卡卡，连自家都有点吃惊——退休两年了，居然还被人记着！再讲事先一丝风都不透，心里头也没得准备。上两届也当过代表，实际上也就开过两次会，轰轰烈烈一阵子，早就“原还原”了。

漆得好漂亮的投票箱啊，还有那把崭新的大铜锁。鼓掌。散会。人们嘻嘻哈哈地离去。有几个还跟他打了个招呼。他怔怔地坐在那里，等着干部们来和他握手、讲话。但这回没有。最后，有个干部拍拍他肩膀，大声对他嚷：“回去吧，段大爷！今晚好生喝两口。别忘了买二斤高级糖散散！大家同喜嘛……”他想，也许人家以为自己耳朵背了。“嗯哪嗯哪。”他也大声答应着上代销店去。头两回这上头是欠缺了点，弄得大家来家里喝白开水，抽一毛八分钱的香烟。这回决心挽回影响，一咬牙花了十几块。既然全市都在选举，既然选票印得这么气派，还有哪个不晓

得呢？这不是件小事！

晚上，他早早吩咐老婆子挪开方桌上那堆闹钟盒子、药罐子、针线筐箩等等乱七八糟的障碍物，把桌子搭在屋中央、擦得光堂堂的，摆上茶杯，还有烟和糖。特意换了一件褂子，退休时做的“纯涤纶”，坐在大门口等……从前，可没这么排场，人也不象现在这么讲究气派。场里师傅们来了，拉出凳子叉腿就坐，端起茶缸对嘴就喝，香烟拆开就抽，烟头、口痰满地都是……

“老段头，你那代表也有我一份哩，代我带两句话上去！”“我有意见，给政府提提！”“老段呐，你讲我老婆户口么时能安上呢？”……

“嗯哪，忘不了！”他满面红光地应承着，嘴龇得荷花一样。他把大家的嘱托忘了吗？没忘。只是开会的时候，看到领导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，眼珠子熬得通红，他心痛。报告，讨论，吃饭，看戏……领导们张口就是国家大事，哪一点不为大家着想呢？一点点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去麻烦领导，那领导还能干吗？领导也是人呀！

但人呢？头十点了，人毛也没见到一根。师傅们，伙计们，你们把老兄弟给忘了吗？老嫂子，大妹子，你们就没得心里话要讲吗？你们大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吗？！颈脖子也伸酸了，眼睛珠也望直了，老段终于泄了气。啪，他挑开烟盒子，对上火，狠狠吸一口——抽，抽光拉倒！

十点半，丫头家来了，穿得花俏，身后还跟着登过记的又拖着不办事的“男朋友”。老段把两眼一闭，不吭声。眼不见为净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就采取这种政策。他不想管，也管不了。看看，这不又钻到小屋里去了？真是背气。想当初，自己进了洞房，手脚还不晓得哪块动弹呢。

转眼间，两人又出来了。丫头伏在他肩头上：“爸，我讲你

生哪门子气哩，原来是为这！嘻，你以为当个代表还是好大喜事啊？现在人家招工、参军，上大学才散喜糖呢！”说着，伸手抓去一大把糖扔给“男朋友”。“好了好了，还生什么气，跟你讲个笑话：今天场里选代表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哪个要能把全市的厕所管好，我都选他当市委书记！哈哈……好玩吧？”

老段气得眼珠子都要蹦出来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笑笑，“男朋友”也在笑！不看你还没行过礼，还算不得家里人的份上，早就一巴掌庠过去！

“就是，”“男朋友”居然还插嘴道：“在外国，当个议员，管事不管事，弄好还能落点车马费。我们这代表，”他摇摇头，“表决机器一个。”

“放屁！”老段蹭地站起来，脸抖得就跟抽疯样。

“行了行了，睡吧。”老婆子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一边还对他俩挤眼睛。“这些供果还要我代你收起来，明天作兴还真有人来。”

老段钻进了被窝。闺女可没干休。她把两手一拍，靠在门框上：“喂！我想起来了。爸，你得乘这个东风，给我换个单位。”

好半天，老段才把头伸出来，压着火说：“丫头啊，我跟你讲多少遍了？你顶职就是接我的班哩。你一上班，领导马上派你去学习，还到上海。人要知足哩，你那还是个技术工种……”

“屁的技术工种！一天到晚，身上尽是死人气，想想都恶心。我上剧团吧，给活人化装还有点劲……反正我跟你打过招呼了，明天我就找郑伯伯去！”

……从前，头一挨枕头就能打呼噜。他顶奇怪那些困觉还要吃药的人。困觉还花钱，出鬼差不多。这趟，自家也尝到滋味了

……

雾气渐渐散了。公路上也繁忙起来。老段眼痴痴地直楞着，猛然发觉场里的“团膀子”也买了菜悠悠哉地晃回家来。“团膀子”也是个“老转”，当过骑兵，落下个罗圈腿，因此被他奉送了这么个雅号，而自己则得了个“炮腿子”。两个退休的老兵闲了没事时常开些不伤筋骨的玩笑。但他今天哪还有这副心思？拎起菜篮就想躲开。

“哎哟老货，看不出你还真有两腿子！二回选举我投你双票，怎样？”“团膀子”多老远就喊道。

老段嘿然无语，菜篮子掖到了身背后。

“嘿，小家子气！这肉我看看还能看瘦了？”说着索性将脑袋从肩头上伸过去。

老段两手换着篮子转，看看藏不住，一急，脱手就把菜篮泼了出去！

前面正是一口挖砖坯积下的浅水塘。肉篮子在塘里激起尺把高的浪花花。黄灿灿的阳光下，墨绿色的水面豁开了，水面上泛起了许多个亮斑斑。那亮斑就象一块块圆圆的徽章，一排排密细的白牙，直往老段眼里钻……很快，青苔浮萍又连成了片。徽章没有了，白牙也没有了，老段却掉头一跛一跛地直往市里去。

“团膀子”傻了，半天，才冲着老段的背影大声喊：“你怕屁哩？这帮三只眼的货不该熊熊他吗？你越怕事越不中！……”

市政府大楼如今也气派了，老段一连闯了三道关卡。但最后，在二楼走廊上，他还是被一个秃顶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拦住了，怎么解释都不行。他被客气地告知：“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：有些上访油子冒充郑市长的老朋友、老战友，跑来胡搅蛮缠，搞得领导同志无法办公。所以……”他摊开两手，对老段笑眯眯地摇摇头。

“那怎么行呢？这太不象话了！”老段愤慨地评论道……

他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也被人家同样看待了！而且还被当成更加狡猾的“上访油子”。

他伤心地靠在墙壁上呻吟，可怜地眼巴巴地望着那些干部进进出出，心里一股酸水直往上冒。他不明白，这个秃顶小儿有什么权力可以不相信自己这个老兵。如今这些人都怎么搞的？个个都糊涂油抹了心哪？要知道，连老实人的话都信不过，那世上就再也不会会有好日子过！冒充……老朋友？这话太伤人心了！……

要不是老郑出来上厕所发现了他，老段真的就要回去了，并且决心一生一世再也不见他。

老郑哈哈笑着，拍着快要哭出来的老段的象爬满了青藤的枯树一般的手，对秃顶小儿说：“哈，把我们的人民代表拒之门外！”他把老段让进办公室，亲手给他点上烟，然后眯起眼，歪着头，看了又看。“老了！”他说。他总这么快活。

“秃顶小儿”给他沏上茶，对他歉意地笑笑。老段一股怒气仍然不得发散。

老郑在他身边坐下，突然轻声问：“是为丫头工作的事吗？她清早就来敲我的门啦，哈哈。”

老段一楞，一股热血顿时冲上脸。这叫什么话？老段为自家事向领导开过一次口么？唉，这个不争气的丫头，叫你老子脸往胳肢窝里夹哩。又一想，是哩。大老远的，跑来讲什么呢？从昨天到今天，从早晨到现在，你自家脑子还是一盆浆糊嘛。你找老郑谈么事？讲现今人情淡薄？讲菜市场开后门？讲人民代表不值钱？讲太老不用？买菜闹笑话？讲……老段脸上热辣辣的，后脊上汗津津的，嘴唇抖了半天，突然冒一句：“我又当代表

老郑笑起来：“是啊，我知道。不瞒你说，还是我提的名，你是残废军属，是劳动模范，干火葬几十年，又是退休老工

人，你一个人就代表好几方面，对不对？党就是要选你这样的好同志嘛！”

老段瞪大眼，讷讷地道：“怪不得……”只觉一股子酸溜溜的东西冒上来，怪难受。究竟是什么？讲不清。

“当然，党也是集中群众的意见，最后也是通过群众的嘛。”

“那你讲，这代表到底有好大权？”

“权？”老郑又笑了。“几十年我还是头一回听讲你老段要权。有意思！……人民代表权就大喽，选举被选举，审议国家政策法规，对渎职的干部，比方象我，你还有权弹劾呢！弹劾就是……”

坦克还能不晓得？早先在朝鲜他见多了。高高的铁房子，大炮能拐弯，车轮子跟搓元板差不多，呼啦一下冲过去，房子都能碾得粉碎……老段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，心也平静下来。他喝口水，把昨天今天遇到的听到的想到的，一件一件谈给老郑听。最后他跟老郑，还有办公室的同志们一起哈哈大笑，淌出了笑泪。

老段要走了。老郑也没留他，还有会议在等着。老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，末了，还对老段说：“放心，几件事我已经叫秘书去办了。有空再来喝一盅儿！”

老段说：“我丫头的事不要你管，我有点子治她。”然后，他跛着腿，挺着胸，慢慢回家去。他觉得心里有了底，不再气闷了。现在需要考虑的，倒是如何使用这“坦克权”。

回到场里，已是下午两点了，累得够呛。老婆子慌里慌张迎出来，接财神菩萨似的把他按在椅上。眨眼功夫，酒也上来了，菜也上来了。老段吱儿吧扎地咪了两盅，感到很快活。他把两腿盘在椅上，微闭两眼，摇晃着脑袋，一天的云彩也就散得差不多了。